

素素作品系列

RHYME
日月自在行

素素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素素作品系列

日月自在行



素素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月自在行/素素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8

(素素作品系列)

ISBN 978 - 7 - 5458 - 0182 - 8

I. 日… II. 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228 号

责任编辑 陈 琪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吴 放

日月自在行

素素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n www.shsd.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mm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00,000

2010 年 8 月第一版 201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182 - 8/I · 70

定价: 20.00 元

目录

云游

寄往布拉格 003

桃花流水 018

悠悠此情 023

打破沉默 028

风聆

摩德纳密码 045

拉文纳幽蓝 048

斯黛芬诺街十九号 050

罗马花之田野 053

京都的正午 056

发现的热情 059

时光的迷宫 063

另外一种境界 · 067

这样一番温柔 071

- 伦敦是一处无尽的海 075
巴黎是一个健谈的人 079
再见，哈维克 083
血色星期天 088
浮游夏威夷 094

心念

- 别来依旧堂前燕 105
归去还作白色情 120
天容海色本澄清 133
地将浓秀与山川 144
世态已更千变尽 155
展尽江湖极目天 166

足印

- 科尔多瓦游园惊梦 181
卡普里眼底云山 191

后记 216

云游

寄往布拉格

兴亡盛衰，宠辱毁誉，强人们来来往往，卑微者代代相承，一切，都只是时间流逝的方式。幸或不幸，美或不美，有价值或无价值，从根本上无关乎内心的世界。

你，和你们，选择面向终极、只活在自己的内心，超越时间，超越法则，甚至超越人间。

一九一一年，勒·科布西埃从布拉格出发，背着背包作长途旅行，用五个月的时间，一直走到希腊和中东，沿途考察了欧洲文明与欧洲建筑的历史。十多年后，科布西埃以一系列关于建筑、关于城市的著作与宣言，奠定了其毁誉参半的现代建筑四大师之一的地位。

布拉格可以是一个开始，无论对建筑家或者对别的谁。

很多时候，从布拉格出发，成为一种必要一种象

征，也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误读”。

“误读”，是这个世界的必然。没有人没有城市可以幸免。

拉斐尔前派画里的一张脸

是一次告别。

虽然并非刻意的安排，却也是我的选择。

经历了前一天傍晚交通高峰时的堵塞，此刻的路况可以说非常好，只在通过美国大使馆前的那条路上稍稍停滞了几分钟——所有经过的汽车，不管是不是进去美国使馆，都必须排队等两个手持金属仪器的便装男子来探测是否携带危险物品。

之后，出布拉格市区。经过百威啤酒的故乡、哈维尔年轻时服役的地方捷克布约杰维采，前往一百八十公里以外的世界文化遗产——中世纪古城捷克克鲁姆洛夫。

像这样临时跟随当地旅行团的一日游活动，一小半是因为交通不便，一多半是因为已经意兴阑珊。

然而，还是决定走一趟。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你。

你匆忙的步子与冷若冰霜的表情形成鲜明反差，倒

是手中那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与一身夹克式的短风衣颇为吻合。

你匆匆走来，在离我们大约半米的距离处，站定，双手将原先敞开的风衣紧紧一牵，怕冷似地裹住自己，说：整个城堡总共三百多个房间，今天我们只能参观五十多间。

简洁，干净，没有多余的一个音节。说完，转身，同时拈起那串钥匙中的一把，打开左面的一扇门，一步跨进去，反身扶住厚重的木门。等最后一个游客进入后，马上关门反锁。金属钥匙的反锁声，在阴暗空寂的古堡里扩散开来，有一种不情愿的味道。

不，你不是不耐烦，也不是不礼貌，更不是不诚心；你只是冷若冰霜视若无睹，像拉斐尔前派画里的一张脸，白璧无瑕，超然物外到不属于俗世。

在并不广大的一间间屋子里，仿佛，我们离你很远，而你离我们更远，虽然你说着一口几乎没有口音的现代英语。

一个人，要凭借什么才能够将冷静与沉迷同时呈现在别人的眼前？一个人，为了什么，才会如此漠视凡俗的琐碎与欢娱？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她的故事。”你说。

你说，“她”现在就在，你能感觉得到，你一直感

觉得到。

其实，直到与你共处的时间接近尾声，当听到你以孩子般的执著坚定地说出这样直白的话时，似乎才解释了曾经看见和传说的一切。

兴亡盛衰、宠辱毁誉，强人们来来往往，卑微者代代相承，一切，都只是时间流逝的方式。时间的印痕比如那些一个又一个世纪留下来风格各异的布拉格建筑，就任它一道道地凝固然后叠加，幸或不幸，美或不美，有价值或无价值，从根本上无关乎内心的世界。

你，和你们，选择面向终极、只活在自己的内心，超越时间，超越法则，甚至超越人间。

PS：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间完全洛可可风格装饰的房间，不仅因为洛可可具有明显的东方影响、中国瓷器，还因为它有别于中世纪的阴暗与苦修，充满了俗世的物欲和欢娱。

故事里的一对恋人

我们在开往布拉格的火车车厢里相遇，在渐入黄昏的颠簸中互致问候，在夕阳西下的布拉格火车总站互道再见。

除了遇见你们，这趟从纽伦堡经海布入境到布拉格

的火车旅程，并不愉快。不说也罢。

还是让我先说一个故事。

她是一个芳龄十八的女孩，像当今世界所有城市里的女孩一样，活泼，俏皮，西化，自我，同时不乏善良真诚。

他是一个年过四十的男子，住在布拉格郊外的别墅，开奥迪 A6。他曾是她母亲大学时代的恋人，有修养，有才气，有不错的收入，有文化名流云集的社交圈，还有过往的历史留给他的阴影。

如果哈维尔是一个划时代的符号，那么，罗拉和奥立佛属于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奥立佛属于罗拉母亲那一辈，而罗拉母亲现在总是谆谆告诫女儿：什么西方国家的人都可以嫁，就是不能像自己从前一样嫁个捷克丈夫。

问题是，罗拉和奥立佛相爱了。

又分手了。

故事在分手之后，变得惊心动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圣诞前夕，在布拉格地铁的某一个站台的某一个广告牌上，出现了一封情书。从“亲爱的罗拉：你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给我思念”开始，到“深深地吻你”结束。署名“奥立佛”。

在这封信里，任职广告公司的奥立佛告诉罗拉，自

己已经租下半年的地铁广告牌，就是说，奥立佛将连续六个月每个月写一封公开的情书，给罗拉。

二〇〇〇年六月的那封信是奥立佛的最后一封公开信。信的最后，奥立佛写道：“我们是属于彼此的，罗拉。我爱你，请回来。”

七月，罗拉坐遍了布拉格所有的地铁路线。十二月，罗拉和罗拉母亲共住的家里，多少年来第一次过起了象征家庭团圆的圣诞节。罗拉与奥立佛正期待着孩子的诞生，而罗拉的母亲与自己总也看不上眼的老邻居走到了一起。

当然，这不是你们的故事，况且，你们虽然看上去同样年龄悬殊，却正好与故事中的罗拉和奥立佛相反。火车上的罗拉看上去像一个臃肿的中年妇人，而奥立佛则像一个还在读书的大学生。

问题是，你们相爱。

你们的故事，或许比米哈依维笔下的故事更惊心动魄，也或许以不了了之收场。

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竟有那么多的遗憾那么多的啼笑皆非？

这是在别处旅行时从未有过的伤感。

PS：无论如何，深深地祝福你们。（深深地，或许是个过于笨拙的用语，但我找不到更贴切的字眼了——

摘自奥立佛六月给罗拉的信。)

电影里的一种姿势

欧罗巴旅馆的后院，其实只是一块与其他几幢建筑共同围起来的小天井，没有树没有花，也从未见到过有人进去或出来，仿佛一个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神秘世界。

这几天，后院里一直停着一架金属升降梯，不知道是用来搬家具还是进行大楼维修。后来苏葵对我说，她从房间的窗口看着这架升降梯，就想：当年托马斯遭贬，靠为大楼擦玻璃窗谋生时，会不会就是通过这样的升降梯，进入那个女人的房间？

我立刻想起你。

或许是因为你的节制与沉默。或许是因为你漫不经心的忧郁。也或许是因为你走路的姿势，在缓坡的山道上轻轻带起长风衣的一角，像刘易斯的托马斯。

你应该受过很好的教育，偶尔几句简单的介绍点评，像极了大学老师在上辅导课。司机兼导游的工作更像是你的业余消遣——说业余消遣好像又过于轻巧了，你实际需要赖以为生——然而，真要想像你下班之后会沉迷于什么，却又是无从寻找蛛丝马迹。你是那种既不

新也不旧的人，生逢波澜不惊的时代，不那么得意，也没什么失意，既不虔诚地打发着生命也不热心地期待天堂。

其实，要在布拉格发现昆德拉小说的蛛丝马迹并不容易。捷克人一向告诉世界：昆德拉在巴黎。我也只是在通往布拉格城堡的最后一个岔路口，恍惚觉得前方的另一段坡路，与刘易斯在电影里吹着口哨一路走来的场景很像。

当然，刘易斯的《布拉格之恋》并未在布拉格实地拍摄，艾恩斯的《危城》也只是搭建在另一个地方。如此说来，布拉格实在是一个适合到别处去追念去阐发的城市。

遥想的布拉格，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各有不同。而游客满地的布拉格却惊人地相似：我们一起在老城广场的钟楼下翘首等待，等待正点时间十二个木偶巡游；我们一起在查理大桥漫步，边走边看街头乐队的爵士乐即兴表演；我们一起走过黄金御道，登上布拉格城堡俯瞰对岸的一城秋色……

正是所谓“金色布拉格”的季节，秋阳温和明亮，气温不冷不热，微风荡漾行人悠闲，像世界尽头的一块飞地。

然而，无论何时，只要越过布拉格城堡广场，进入另一头，像电影镜头切换一样，布拉格瞬间就会变得冷清、寂寞。

我记得，我只是想去那边的小店买一卷胶卷。

比邻的是几家做游客生意的饭店，只有这一家是卖旅游纪念品。我推开玻璃门，走进去。听到开门的声音，里间立刻走出来一位看上去与你差不多岁数的男子。

大约五分钟那么长的距离，小巷里没有走过来一个行人。等终于走出来，我立即找到最近的一张街边长椅，坐下。

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忽然变得很冷很冷，冷到彻心彻骨。

而秋日的夕阳，看上去仍是那么明亮，温和。

PS：我至今都不知道这条明黄色小巷的名字，也不明白何以整条巷子都是明黄色？何以那明黄色如此簇新？

不是错觉。

渐渐地我开始怀疑那可能是一个特意搭设的布景。如果不是布景，就应该是卡夫卡的背景——从前的犹太人居住区吧？

吹口哨的女孩

其实，才是正午时分，阳光却被高大的建筑物挡在了街的另一边。

我们沿着清凉的缓坡道往下走，远远地就看见背着黄书包一身紫衣的你，就像看见自己童年的玩伴，一个大步一个大步地在向我们靠近。头上的鸭舌帽歪戴着，脚下一双运动鞋已经有些旧了，双手插在肥肥的裤子口袋里。迎面相对时，听见你正吹着悠扬的口哨，旁若无人，像《美国往事》开头时那几个男孩子的当代版。

我说：“你好，我想买一卷柯达胶卷。”

对方没有应答，表情介于想告诉我什么或努力想要理解我在说什么之间。

于是，我又重复一遍。

依然没有反应，只是眼睛直直地注视着我。

当我第三遍重复着自己的要求，并且用手指着货架上的柯达胶卷比划时，那个人依然不发一言，依然双眼笔直，一副被什么东西卡住咽喉说不出话来的样子。仿佛进入卡夫卡的《城堡》，我恐惧得夺门而逃。

那是在见到你的前一天，最终我们是回旅馆去取带来的胶卷。稍事休息后，继续回到街上逛。反正布拉格就那么点大，景点集中的旧城新城连在一起，一天走个三四遍没有任何问题。

从旧城广场走到圣米库拉什教堂，往北，在颇为优雅的巴黎街一端，我们被旁边一条刷着明黄色涂料的小巷吸引了过去。